



自修大学中文专业教材

崔松林 高海夫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自修大学中文专业教材

面是
面是
页是

中国古典文学

霍松林 高海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自修大学中文专业教材

中国古典文学

霍松林 高海夫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和平门外标新街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8.625 插页2 60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7387·183 定价：5.50元

说 明

这套教材是由《陕西教育》杂志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原稿曾先后在《陕西教育》杂志《自修大学(中文专业)》专栏连载，现应各方读者要求整理出版。可供中小学教师和电大、业大、高等院校等文科师生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学习使用。

本书由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霍松林、副教授高海夫主编。参加编写的有赵光勇、张辛海、马德懋、叶舒宪、杨恩成、王志武等同志。各讲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七讲、第十二讲由赵光勇编写

第八、九讲由张辛海编写

第十、十一讲和第二十六、二十七讲由高海夫编写

第十三——十五讲、第十八——二十一讲由马德懋编写

第十六、十七讲由叶舒宪编写

第二十二——二十五讲、第二十八讲由杨恩成编写

第二十九——四十四讲由王志武编写

陕西教育社总编辑范子保和副总编辑骆守中对全部书稿进行了修改校订。

封面题字 刘自读
封面设计 杨文涛
扉页题字 王天任

目 录

第一讲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第二讲	先秦历史散文	(27)
第三讲	先秦诸子散文	(55)
第四讲	《楚辞》和屈原	(80)
第五讲	两汉的辞赋	(112)
第六讲	司马迁和史传文学	(130)
第七讲	汉代乐府民歌	(149)
第八讲	建安和正始文学	(169)
第九讲	杰出的诗人陶渊明	(195)
第十讲	南北朝的诗文	(213)
第十一讲	南北朝民歌和《木兰诗》	(240)
第十二讲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256)
第十三讲	初唐诗坛	(277)
第十四讲	盛唐边塞诗	(299)
第十五讲	盛唐山水田园诗	(324)
第十六讲	李白及其诗歌创作	(348)
第十七讲	杜甫及其诗歌创作	(372)
第十八讲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395)
第十九讲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	(421)
第二十讲	晚唐诗坛	(448)
第二十一讲	唐代传奇	(469)

第二十二讲	北宋前期文学·····	(483)
第二十三讲	北宋词坛·····	(509)
第二十四讲	苏轼·····	(533)
第二十五讲	南宋初期文学·····	(557)
第二十六讲	南宋前期诗坛和爱国诗人陆游·····	(579)
第二十七讲	爱国词人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603)
第二十八讲	南宋后期文学·····	(624)
第二十九讲	元代杂剧和元末南戏·····	(648)
第三十讲	关汉卿和社会悲剧《窦娥冤》·····	(665)
第三十一讲	王实甫和爱情喜剧《西厢记》·····	(680)
第三十二讲	元代散曲和诗文·····	(699)
第三十三讲	罗贯中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716)
第三十四讲	吴承恩和神魔小说《西游记》·····	(733)
第三十五讲	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	(746)
第三十六讲	汤显祖和爱情悲喜剧《牡丹亭》·····	(764)
第三十七讲	冯梦龙和白话短篇集《三言》·····	(776)
第三十八讲	明代诗文·····	(787)
第三十九讲	清代小说戏曲·····	(804)
第四十讲	蒲松龄和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	(817)
第四十一讲	《清忠谱》《长生殿》和《桃花扇》·····	(829)
第四十二讲	吴敬梓和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848)
第四十三讲	曹雪芹和人情小说《红楼梦》·····	(865)
第四十四讲	清代诗文·····	(894)

第一讲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作品大体始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期（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六世纪），时间长达五百多年。

诗歌起源于劳动。从远古到周初，我们的祖先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作的诗歌，应该是不不少的。《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即神农）《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黄帝时的猎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指禽兽）。”前者祈祷水土调匀，虫害不作；后者歌唱制作弓箭，追捕鸟兽。这些虽都出自后人的追记，但大抵是人类早期的歌辞。所可惜的是，许多作品由于口耳相传，时间一久，便会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诗经》，上述五百多年间的诗歌，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了。因此，《诗经》的编订，在我国文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诗经》实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第一是风，计一百六十篇；第二是雅，计一百零五篇；最后是颂，计四十篇。

什么叫风？什么叫雅？什么叫颂？前人谈得很多。总的倾向

大致是：所谓风、雅、颂，乃是以不同的音乐曲调而划分、而区别的。

风有周南、召南、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桼(kuài)风、曹风、豳(bīn)风，又称“十五国风”；实质上是十五个不同地区或诸侯国合乐的民歌。这十五个不同地区或诸侯国，涉及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北部一带，地域颇为辽阔。那时交通闭塞，风俗不尽相同，民歌各具乡土气息，犹如今天还有秦腔、豫剧、山西梆子、眉户、碗碗腔等不同地方剧种一样。

所谓雅，“即是西都土乐”（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第18页），就是流行于西周丰、镐二京的配乐的诗歌。雅又有小雅、大雅之分。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似乎还没有圆满的解释。余冠英先生说：“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诗经》里的《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小雅》里兼有东周的诗。”（《诗经选·前言》）宋人王柏认为：大雅是“会朝之乐”，即政治性场合所奏的乐曲；小雅则是“燕享宾客”、“劳来行役”所奏的乐曲。前者比较严肃，后者比较活泼。（见《诗疑·二雅辨》）这些说法，都可作为我们的参考。

至于所谓颂，又分周颂、商颂、鲁颂，主要是贵族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这类歌曲节奏缓慢，庄严肃穆，有着自己的特点。

既然《诗经》的作品涉及到十五个诸侯封地，上下又包括了儿百年，是怎样收集、保存而又编辑成书的呢？历来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两说。《礼记·王制篇》、《汉书·食货志》、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刘歆《与扬雄书》，都主张有一定的采诗制度。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解释得比较详细，他说：春秋时，各国都养一班乐工，象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

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关于王官采诗之说虽然有人怀疑，但如果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负责收集、编订和保管，那就会自生自灭，没有法子流传下来。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讲过：“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的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这段话对我们了解《诗经》的收集和成书过程是有助益的。

至于孔子删诗之说，最早是司马迁提出来的。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种删诗说显然是错误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周乐，鲁乐工为之演奏的，不仅风、小雅、大雅、颂俱全，而且排列顺序也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这时的孔子才八岁，当然不能胜任删定《诗经》的艰巨工作。只有晚年在音乐方面对《诗经》加过工则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应认为《诗经》是经孔子之手而删定的。

古人很重视学习《诗经》。孔子就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

季氏》)。那时的会盟和其他外交活动，往往不从正面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赋诗”这种形式委婉曲折地暗示出来。如果不熟悉《诗经》的内容，不背得滚瓜烂熟，就适应不了这种局面。如《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晋侯设宴招待诸侯，齐国大夫高厚因为赋诗不得体，竟使晋国君臣大发雷霆，要联合与会各国共同讨伐齐国。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齐国大夫庆封到鲁国从事外交工作，吃饭时有失礼仪，负责接待的鲁国官员叔孙就赋《相鼠》一诗来讽刺他。《诗·鄘风·相鼠》有言：“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叔孙赋《相鼠》，显然是影射庆封的失礼行为，骂他没脸没皮，连老鼠都不如，怎么能当好外交官？还不如死了好！这本来挖苦得够厉害了，可是庆封却没有听出意味，以致贻笑大方。

根据统计，各国君臣朝会时赋诗以见义的，《左传》一书中就有二百五十一处之多，诗句见于今本《诗经》的一百二十篇，逸诗十四篇；《国语》一书中也有三十二次，诗句见于今本《诗经》的三十篇，逸诗二篇。可见当时如果学不好《诗经》，就很难登上仕途。不过，所谓“赋诗明志”，往往“断章取义”，并不一定顾及作品全篇的本来意思。如果通引全篇，乃“多取首章之义”（杜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需要我们加以分辨。

在孔子的心目中，学好《诗经》还有多方面的意义。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其意是：诗可以感发人的意志，可以考较政治上的得失，可以跟人和睦相处，可以对国家大事进行讽刺；近的可以知道如何奉养父母，远的可以知道如何对待国君；并且还能增加文化知识。由此可见，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已经注意到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我们需要了解：《诗经》虽为当时社会所重视，但还没有当“经”看待，通常只称为《诗》。荀子虽然曾于《劝学篇》中把《诗》抬到“经”的高度，可是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只算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才靠行政手段上升到统治地位，《诗》才被朝野上下共同尊之为“经”了。这样一来，本是一部文学作品集，却被当成了一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的教科书。因此，汉以后，对它的思想内容，常常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严重的歪曲。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诗经》才逐步恢复了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鲁迅先生说：“《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我们也称《诗经》为“经”，不过是沿用习惯的说法罢了。

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曾经燔烧诗书，使儒家经典遭到摧残。汉兴，传《诗》者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轅固生，燕人韩婴，赵人毛萁四家。但轅固生传的《诗》于三国曹魏时已亡，申培公传的《诗》也亡于西晋，韩婴传的《诗》到宋代终遭湮灭，只有《毛诗》流传到今天。

古人在《诗经》的考证、训诂、校勘等方面，曾花了不少心血，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不容许抱着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抹煞。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诗经》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作进一步的探索。

《诗经》的《国风》和一部分《小雅》中保存有大量的民歌，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民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直接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和斗争状况；语言质朴生动，音韵和谐，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先河。

《诗经》所反映的时代，西周属奴隶社会，到东周的春秋中期，奴隶制已开始解体，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但不论何种情

况，总有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形形色色的斗争。《魏风》的《伐檀》《硕鼠》以及《豳风》的《七月》诸篇，都是反映奴隶遭受压迫剥削的生活现实，表达奴隶们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的代表作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

伐 檀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yī)。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貆(huán)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砍伐檀木声不断，
砍下檀木放河岸，
河水清澈波如环。
你不耕种不收割，
为何千捆万捆往家搬？
你不打猎不行动，
为何看你满院挂猪獾？

那些大人先生们啊，
他们可不是白吃饭！

坎坎伐辐兮，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亿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特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声声不断砍车辐，
砍下放到河水侧，
河水清澈水流直。
你不耕种不收割，
为何取禾万万束？
你不打猎不行动，
为何看你满院挂着大猎物？
那些大人先生们啊，
他们可不是吃白食！

坎坎伐轮兮，	声声不断砍车轮，
置之河之漘(chún)兮，	砍下运到河附近，
河水清且沦漪。	河水清澈如波轮。
不稼不穡，	你不耕种不收割，
胡取禾三百困兮？	为何取禾无数捆？
不狩不猎，	你不打猎不行动，
胡瞻尔庭有悬鹑兮？	为何看你满院挂鹑？
彼君子兮，	那些大人先生们啊，
不素餐兮！	他们可不是白吃饭的人！

这首诗的主题，是要揭露奴隶主不劳而获的罪行，表现奴隶们的强烈斗争精神。可是《毛诗·序》却说：“《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竟把这首被剥削者嘲骂剥削者的民歌歪曲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从而调和甚至抹煞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其实，所谓“刺贪”是在讽刺剥削，所谓“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应是属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无偿地占有了奴隶们的一切。

这首诗共三章，每章九句，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采用了回环反复、重章叠唱的手法，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便于诵读，便于歌唱，便于表达强烈的感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各章都分三个层次。前三句是第一层，从伐檀到伐辐、伐轮，桩桩件件款款叙来，那种坎坎的伐木声似乎一直在耳际回响，永不休歇。当他们把砍下的檀木运到河岸，看到了清澈的河水激起各种不同的浪花流逝时，很自然地联想起这些血汗换得的劳动果实，也将和以往的庄稼和猎物一起被奴隶主白白拿去，就跟一去不返的流水那

样，无穷的义愤也就油然而生。接着，各章的第四句到第七句是第二层，作者用反诘句深刻地揭露了奴隶主一贯不劳而获的罪行：你们既然“不稼不穡”，为什么要拿走“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的庄稼？你们既然“不狩不猎”，为什么院里悬挂着貆、特和鹑？这些反诘句本是无疑而问的，是一种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修辞手法，借以发抒奴隶们不甘忍受残酷剥削的积怨。各章的最后两句都属第三层意思，作者对奴隶主吮吸血汗的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表现了奴隶们敢说、敢笑、敢骂的无畏的性格，看不到一点“奴隶相”，更加强了感染力。

这首诗在回环反复、重章叠唱中采用换字法，不仅使行文富有变化，不流于板滞，还容易使人扩大视野，引起联想，形成整体观念，从而不断加深主题。本来“廛”、“亿”、“困”都是“一束”、“一捆”的意思，“貆”、“特”、“鹑”都是大小不等的猎物，可是作者并没有摆到一章之中一下说完，而是分到三章之中逐步进行铺叙。比如同在“不稼不穡”的情况下，第一章拿了三百廛，第二章拿了三百亿，第三章又拿了三百困，这样联系起来，就是今天拿了许多，明天拿了许多，后天又拿许多，长此下去，奴隶们还能活下去吗？又如同在“不狩不猎”的情况下，第一章看到奴隶主的院子里挂着貆，第二章挂着特，第三章又挂着鹑，这样联系起来，就是今天要个这，明天要个那，奴隶猎到什么就要什么，不管是大小，是飞禽还是走兽，这就把奴隶主的贪婪本性刻划得淋漓尽致。如果读者能把白拿庄稼的与白拿猎物的看成是同一个奴隶主，再认识到伐檀者的主人还是同一个角色，那么，前后呼应，相互补充，就更可从各个侧面看出奴隶主剥削的残酷，从而对主题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类似《伐檀》所采用的回环反复、重章叠唱以及换字法等富有

表现力的形式，不仅在《诗经》的其他作品中不断出现，而且后世的民歌和文人的创作也时有借鉴，可见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常说《诗经》以四言为主，但并不是一概如此，它还常常依据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伐檀》的句子就长短不一，既有四言，又有五言、六言、甚至八言，并且还运用了语气词。各章在韵脚上也有变化，所以流畅自然，使人感到生动活泼。而《硕鼠》虽是《诗经》中所常见的四言诗，可是并不板滞。请看：

硕 鼠

硕鼠硕鼠，	大田鼠啊大田鼠，
无食我黍！	不要吃光我的黍！
三岁贯女，	我曾多年奉养你，
莫我肯顾。	你却对我不照顾。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土。	去到那个安乐土。
乐土乐土，	安乐土啊安乐土。
爱得我所。	才是我的好住处。

硕鼠硕鼠，	大田鼠啊大田鼠，
无食我麦！	不要吃光我的麦！
三岁贯女，	我曾多年奉养你，
莫我肯德。	你却对我不报德。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国。	去到那个安乐国。
乐国乐国，	安乐国啊安乐国，
爱得我直。	劳动才会得所值。

硕鼠硕鼠，	大田鼠啊大田鼠，
无食我苗！	不要吃光我的苗！
三岁贯女，	我曾多年奉养你，
莫我肯劳。	你却对我不说好。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郊。	去到那个安乐郊。
乐郊乐郊，	安乐郊啊安乐郊，
谁之永号。	谁人还会再悲号！

《硕鼠》的主题和《伐檀》基本相同，也是揭示劳动人民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下，已到了忍无可忍的严重地步。他们不仅喊出了积压在心底里的愤恨，还公然表示要远寻“乐土”，另觅生路。这反映了被剥削的奴隶们坚决斗争的态度以及对没有压迫剥削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虽然这种理想社会在当时是属于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然而它却为后世提供了劳动人民斗争意识的宝贵材料。《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这个意见大致是对的。

硕鼠贪而畏人，用硕鼠这个形象来揭露剥削阶级的本质是非常贴切的。通篇用比喻，这是本诗的一大特点。把剥削阶级比作硕鼠，把他们的剥削行为比作“食黍”、“食麦”、“食苗”，读起来觉得生动，深刻，耐人寻味。至于复查的方式，以及在复查中的换字法，其功用都和《伐檀》的艺术特点完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伐檀》《硕鼠》同属魏风，但这不是战国时代封建制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魏国的产物。魏风所指的魏，是个很古老的國家。据郑玄《诗谱》所说：“魏，姬姓之国，武王伐纣而封焉。”